

蕉/窗/漫/笔

吃饺子过年

王昌宁

我的父亲是北方人，对面食情有独钟。

儿时，家里吃顿饺子，会兴师动众，全家总动员。妈妈负责采买肉和韭菜，并制作成馅，我和弟妹负责揉面擀制饺子皮，爸爸负责烧水煮饺子。一家人分工协作，其乐融融。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有几次吃饺子，常萦绕脑际，仍历历在目。

我父亲是汽车司机，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开着军车，从山西经剑门关，到成都、南充和重庆，在这些地方工作，见证了新中国的朝气蓬勃。他一起南下的战友和同事们，相互关心，情深谊长。有时父亲带我跟车外出，也参加他们战友之间的聚会。

我上小学的一个夏天，邛崃县（今邛崃市）粮食局副局长周伯伯是父亲多年的好友，那时，物资匮乏，父亲顺带送去从荣经给他们家买的煤炭，他一家人忙碌大半天，招待我和父亲在家里吃饺子。饺子端上桌，我听见周伯伯和阿姨不停的向我父亲说：“不怕你笑话，没有肉票了，今天的饺子馅是用我们唯一的一块腊肉做的，有点变味。你是北方人，我们用饺子招待你和娃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腊肉馅的饺子，虽然哈喉、刺鼻的气味弥漫在口中和饭桌上，但大家吃的挺香，桌上除几粒大蒜和半瓶醋



外，再没别的菜。那时生活条件艰苦，能上饺子，绝对是打牙祭。

还有一次，也是夏天，也是父亲与周伯伯一道去乐山办公务，父亲开车带我同去，周伯伯带上了他的小女儿。我读初中，她上小学。我喊她小妹，她叫我二哥。夕阳下的五通桥河边，天空涂满金色，临河街上来往的人较多，我们坐在一家饺子馆用餐，吃的是锅贴饺子，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饺子。父亲笑着让我慢点吃，实在美味，我狼吞虎咽，吃了32个后，和小妹跑到河边，见一群小孩在河里游泳，我不顾小妹劝阻，迅速脱掉背心短裤，穿着内裤，一个收腹挺伸，扑通一声就从一米多高的坎上跳到了水里，喜悦涌上心头，我向小妹招手，她也向我挥手。这么多年来，再遇上吃锅贴，我都会想起在乐山五通桥吃饺子，想起父亲和周伯伯，想起小妹在岸边向我挥手。

再有一次，是在军营里吃饺子。当年，我是机关班战士，“八一”节那天，班长带着我们到炊事班领回包饺子的食材，在会议室，10多名干部战士展开了竞赛，几个回合下来，山东人鹿班长夺魁。我们将包好的饺子送到炊事班，在食堂大伙一起吃饺子过节。我和文书还有政治协理员坐的一桌，他交代我写一篇广播稿送到团广播室，那晚，我加班加点的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中午，团广播室播出了我的稿件，那声音至今回响在我耳畔。

过年吃饺子，是国人的习惯，美食给团圆增添喜庆。现在超市里都有现成的肉馅、饺子皮，也有冷冻的饺子或者手工包的新鲜饺子，吃饺子已成家常便饭。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会员）

苔/笺/小/札

蛋黄果

陈与

朋友寄来春节礼物，一箱蛋黄果，它从遥远的西双版纳亚热带丛林来到重庆。

在椭圆形的果皮上，红绿相间，有忽明忽暗的灰黄线条。我想，红色就是红土地、绿色就是橡胶树影、灰色就是勐龙河雾、黄色就是凤尾竹叶……橡胶树下的经济作物蛋黄果，唤起我的记忆，恍若是几十年前红土山峰的模样，一条条细纹仿佛是一圈圈丝线，每一条细线牵出草房灯火，牵出一片微尘山峦。

蛋黄果皮的一条条细线，使我想起了橡胶树的梯田带，为了规范种植橡胶树的走向，我们砍掉荒山杂树、藤枝荆棘，晒干烧尽。在水平仪的测量下，每隔20米插上一根竹签，我们一字排开，在一条线上挥锄开挖梯田，这样保证了橡胶树的距离，又便于浇水，施肥和除草。

我开挖的梯田带，缠着山，绕过坡，就如蛋黄果边缘的一圈红粉。有一次，在梯田带中的标记竹签不见了，我挖的梯田带和别人接壤了，犹如蛋黄果皮中的不规则线条，有的短，有的长，有的歪歪斜斜。

几个蛋黄果上有几片绿叶，好像是橡胶树的三角叶片，叶脉纹理清晰，没有凹凸之感。望着叶片，我想起有一年寒潮袭来，为保护胶苗，在三角形地带，我点燃的驱寒保温的火焰。有些烟灰落在叶片上，像覆盖了一层白雾。由于忙着找木柴续火，我脚下一滑，摔了一个仰八叉。

掰开蛋黄果皮，球形的橙色果肉传来淡淡香味，我没有急于品尝。这橙色的果肉，在我的眼里浮出红月亮。在几十年前，为完成3万亩橡胶树的种植任务，我和上万名兵团战士挑灯夜战。在红月亮下，有人挑水上山，有人洒汗挥锄，有人搬运胶苗，有人挖桩开路，有人搭建苗圃地……

在种植橡胶树的几个晚上，红月亮陪着我和上万名兵团战士，在一个个空穴中栽上了一排排橡胶树。红月亮在半空下坠时，种植橡胶树的任务也完成了。当时，我看到红月亮像一个蛋黄，好想吞进肚里，补充营养和体力。

在蛋黄果中，有椭圆形的内核，虽普通，但它干净明亮，很像连队的鱼塘形状。因鱼塘的水源来自山溪，清澈透明，带着花草香，带着树木香，还带着山野的淡雾……在鱼塘里，有藤藤菜，还有几条小鱼，是连队改善生活的好东西。记得一次生病，我吃过半斤藤藤菜，还吃过一条二两大的鱼。

友人微信告知，蛋黄果，没施农药和化肥，是自己一锄锄精心培育的。这箱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蛋黄果，勾起我的许多回忆。蛋黄果让我想起云南的红土地，想起橡胶树，想起自己和成千上万的兵团战士在祖国南疆的芳华岁月。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心/香/一/瓣

岁岁红

赖永亮

压岁钱是我童年过春节最美好的回忆，那时不懂得“压住岁月”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红纸包里装着的是全年所有的希望与欢乐。

甜味是奶奶亲手给的。荣昌乡下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起来给奶奶磕头说吉祥话，话音刚落，一只温热粗糙的手轻轻抚过我的头顶，接着一个带着体温的小红布包就被稳稳地塞进我汗湿的手心。

红包不是买的，腊月一到奶奶就会从柜子底下掏出一块已经放很久了的大红色的布，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成一个小袋子，针脚很细密，边角也很软和。年三十晚上她偷偷把从银行兑换的新纸币塞进去，轻轻地系好，睡觉的时候她掀开我的枕头把红包塞进去压得更紧一点，她的手在枕头上停了一会儿，小声地说：“压住邪气，保魂护体，让我的孩子一年四季都平平安安。”

我似懂非懂，但枕头下藏着一个宝贝，晚上睡觉都很小心，似乎怕吵醒它，有时候半夜醒来迷迷糊糊摸到那个小包包微微鼓起的感觉就很安心。钱还封着口呢，把红布包按原来的样子放回陶猪存钱罐里，咚的一声是童年最满足的时刻，摇晃起来哗哗响的是我全部的财富。后来这笔财富变成书本、铅笔、过年扎头发的红绸带……偶尔买水果糖，甜味会永远留在嘴里。奶奶的手心温度、红布柔软的香味被一起封存起来。往后的几十年，每次想起那段时光心里都是暖洋洋的，窗外呼啸的北风也变得温柔起来。

后来当小学老师，粉笔灰一年又一年地染白我的手指，不知不觉角色就转变了，不是收红包的孩子了，变成给别人发红包的人。

每年春节前都会去银行换一沓新钞票，每年的红包样式不同，但都是红艳艳的。在灯下将一张张钞票对角折叠后放入红包中，指尖碰到

红封的那一瞬间，内心突然被触动，仿佛接过了奶奶当年油灯下的心意。

侄儿、侄女们来拜年，个头一年比一年蹿得高，脆生生地喊着“姑姑”“小姨”，我笑眯眯地把红包塞到他们手里，只说了一句：“拿着，平安就好。”有的孩子急急忙忙地把它塞进兜里，在外面用手捂着；有的孩子捏在手里细细地端详着，眼睛笑成了弯月。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我仿佛感受到了奶奶当年的心情，这不只是红纸包的压岁钱，俯身是一种保护，送出的心安也是一种祝福。

现在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连祝福都变成了手机屏幕上的数字，便捷好是好，但似乎太轻，没有留下痕迹。我还是喜欢纸红包，手指碰到的感觉，孩子接过红包时认真的脸，学大人把红包放在枕头底下的模样，总是那么鲜活。城里的孩子一收到电子红包就痛痛快快地花了，我们家“压枕下”的传统却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一直传到今天，红封里的那份心意一直被藏起来，保存着一份不会老去的温暖。

压岁钱到底压住了什么？它压住的是沉甸甸的安全感，红封袋里装着奶奶一针一线绣给我的爱，现在传到了我手上，又要传到更小的手上，既有长辈低头时溢出的慈爱，又有血脉之间无声的牵念。红包的形式也会改变，但温暖的本质不会变。

以前藏在枕头底下的红包陪着我从乡间的青石板走到城市的霓虹灯下，现在送出去的红也会陪着孩子们走过春夏秋冬每个季节，中国年的最朴素浪漫就是用红色来承载亲情，骨血里流淌着祈愿。

枕下的那一抹红，藏着“岁岁安”的祝福与祈盼，这是人世间最实在的年味。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绪/纷/飞

立春

倪金才

因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里
竟不觉，已是立春
裹着身上的棉衣，忽生恍惚
春天，好像还很远

想寻一点安慰
便戴上帽子，冒细雨出门
在小区里慢慢走，细细寻
找春天的影迹
也想证明，春天是长着脚的

它的脚步声，是香樟枝上
几声清脆的鸟啼
它的足印，顺着雨水攀上树梢
悄悄催着新的萌发

是啊，梅花开过又谢了
这春天最早的信使
总在寒里，暖着人心
是啊，春光还未显形
火红的灯笼，却已
挂满了小区的枝头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新/春/联

扬鞭催马映联红

曾卓

骏马扬蹄同逐梦；
祥龙献瑞共擎杯。

蜡梅绽蕊春铺锦；
骏马嘶风福刷屏。

马跃千山添马力；
龙腾九域展龙威。

九州逐梦瞳瞳日；
万马争春煦煦风。

马踏青云追梦远；
龙飞玉宇报春新。

策马加鞭铺锦绣；
迎春运笔展宏图。

四野飞歌，灵蛇辞岁；
千村织画，骏马迎春。

喜沐春风，凝心齐聚力；
同催宝马，追梦再扬鞭。

渝水涌春潮，蛇归圣殿；
巴山腾瑞气，马踏祥云。

策马争春，铁龙驰骋腾渝水；
闻鸡启梦，银轨蜿蜒跃巴山。
（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